

再造五公祠——双泉、围墙与琼园变迁研究

Remaking the Five Ancestral Temple: A Historical Study on Two Springs, Walls and Qiong Garden Transformation

许家瑞 陈小锋 汪耀龙 许先升*

XU Jiarui, CHEN Xiaofeng, WANG Yaolong, XU Xiansheng*

基金项目: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数字技术的海口历史性城市景观空间感知与游憩体验研究”(编号: 725RC790);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 (编号: hnjmk2024303)

摘要

琼园是海南现存最早的民国园林, 在艺术风格上延续中式古典传统, 多被视为五公祠的附属园林, 其造园手法与意匠有待深入了解。通过梳理五公祠及琼园变迁, 结合文字与图像史料, 复原民国初年到 20 世纪末琼园在初创、微调 and 复建 3 个时期的园林布局结构, 探讨并对比各时期布局与功能属性的关系。结果表明: 1) 琼园布局与浮粟、洗心双泉紧密相关, 洗心轩前鲤化池水源即洗心泉; 2) 琼园以鲤化池为中心, 围绕水池布置洗心轩、羡鱼台、游仙洞、粟泉亭与林木花卉, 从而形成“洗心去欲、儒道互补”的景观空间; 3) 琼园用围墙隔开浮粟泉, 不仅是为了分开教化、游赏与饮用、灌溉功能, 还避免了心性哲学与民俗信仰的混杂。朱为潮通过再造五公祠, 利用心性哲学弥补清末民初儒家一体化结构被破坏后的城乡公共空间, 反映出其对海南道德空间的重塑; 以海南简称“琼”为园名, 在景观表象下隐藏着救亡图存的家国思想与政治主张。

Abstract

Qiong Garden is the earliest surviving Republican-era garden in Hainan, and continues the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 in its artistic style. Often regarded as an annexe to the Five Ancestral Temple, its landscape design techniques and symbolic meanings remain under explored. Drawing on textual and visu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reconstructed the spatial layouts of Qiong Garden across three phases: initial creation, fine-tuning, and restoration, from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patial logic of Qiong Garden is closely tied to the two springs—Fusu and Xixin—with the Lihua Pond in front of Xixin Pavilion fed by the Xixin Spring. A core landscape comprising the pond, pavilions, and symbolic flora articulates the theme 'washing the heart and eliminating desires, and Confucian-Daoist integration'. Qiong Garden's enclosing walls once segregated Fusu Spring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dactic, recreational, and ritual functions, avoiding the fusion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folk belief. Zhu Weichao's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Ancestral Temple demonstrates an effort to reshape public moral space by embedding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he used the abbreviation of Hainan, Qiong, to name the garden, which hides the patriotic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liefs of saving the country from extinction beneath its landscape.

文章亮点

1) 单独探讨琼园, 改变其附属印象; 2) 利用多重证据复原琼园 3 个时期的园林布局结构; 3) 发掘琼园是被重塑的在地性教化空间。

关键词

海南园林; 五公祠; 琼园; 心性哲学; 道德空间

Keywords

Hainan gardens; Five Ancestral Temple; Qiong Garde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nature; Moral space

收稿日期: 2024-09-24

修回日期: 2024-11-21

海南琼园始建于民国四年(1915年), 是海口琼山府城五公祠“三祠一园”^[1]¹²¹⁻¹³³ 文物古迹格局中始建时间最晚的部分。前人从未单独探讨琼园, 多将其视为五公祠附属, 在以建筑学为主导的研究中兼论其空间布局和景观要素, 认为其在艺术风格上延续中式古典传统; 而少有研究对其造园手法与意匠进行细致分析^[2-6]。形成这种研究态势的缘由可能是对古典和近现代园林类型系统缺乏历时性考量的泛化认知。这种研究态势不利于海南园林研究深入至发展谱系、地域风格甚至抽象精神阶段^[7]。

周维权对祠堂园林的定义为: “祠堂是祭祀祖先、先贤、哲人的建筑, 遍及全国城乡, 其中大部分为民间的宗祠。这类建筑很重视绿化和园林化, 从而形成祠堂园林。有的经过适当的改造, 向公众开放, 则又兼有公共园林的性质”^[8]。海南是移民社会, 祠堂文化非常兴盛。可以说, 历代祠堂坛庙是古琼州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公共空间, 具有很强的观念传播功能, 包含了民众对儒学框架下的社会榜样、民俗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界现象等的理解与崇拜^[9]。而琼园建立在民国初年这个政权更迭、观念剧变的时期, 其既继承了祠堂园林之传统, 也受西方公园之影响。这些导致了琼园定性的复杂度, 也给后续研究带来类型识别的泛化趋向。

所以, 无论是将琼园识别为何种类型园林, 研究的空间视角都不能囿于“三祠一园”格局, 时间视角上也必须考证其发展及变迁脉络。厘清建筑、园林、景观之间“谁先谁后、谁因谁果”的逻辑, 是剖析琼园造园手法与意匠的开始。本文通过数据库^①检索前人研究材料, 利用报刊、回忆录、游记及日占时期文献发掘新线索, 梳理五公祠及琼园建设过程, 复原不同时期琼园布局结构, 探讨并对比各时期布局与功能属性的关系, 进而分析造园手法与意匠, 以期为海南园林发展谱系研究提供历史案例, 同时为地域风格与抽象精神的提炼提供参考。

1 五公祠及琼园的建设过程再梳理

1.1 因泉而兴的多义空间

海口琼山府城属于雷琼火山群地带, 是数万年前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熔岩台地^[10]。岩浆熔蚀形成的熔岩洞穴较为独特。此处土壤肥沃, 降水量大, 早在唐代就以豢养“壅羊”而得名“羊山”。稳定的火山生态系统导致湿地中遍布着类似于堰塞湖的水系, 水流通过熔洞或比熔洞更为细小的岩浆遗迹通道, 经过多地辗转, 形成压力不一、水量不同, 水质各异的泉眼。《民国琼山县志》卷三舆地志“川类”就单独附“井泉”一篇, 记载了112处井泉所在, 其是民众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之一。

五公祠所在地历代工程的兴建均源于文豪苏轼。宋代绍圣四年(1097年), 苏轼被贬儋州, 路过琼山, “凿双泉,

两泉相去咫尺^[11]⁹¹”, 利济民生, 留存遗迹。“双泉”一清一浊, 味却不同。其中, 浊泉苦涩, 清冽甘甜的为现存浮粟泉(曾名金粟泉), 后世工程多与浮粟泉相关。结合五公祠所在地建设沿革, 梳理自然资源、人造环境、宗教建筑、儒家建筑要素及功能的发展变迁脉络(图1), 发现宋、元至明代, 兴建工程由泉、亭向多语义下纪念先哲的庵、院、祠转变; 而自清代始, 民间宗教信仰明显增多, 逐渐由佛教向道教倾斜, 甚至直接侵占儒学框架下的祠堂楼阁建筑, 其体现有乾隆十七年(1752年)“将(二苏祠)厅堂改祀龙王”^[11]²⁹⁴⁻²⁹⁵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移(风神祠)于城东北隅浮粟泉左文昌阁旧址”^[11]²⁷⁹。究其缘由, 主要是海南地区的风雨灾害, 频繁的台风和暴雨导致建筑群屡建屡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疾苦。

1.2 五公之名与琼园诞生

祭祀五公的先河开于清代郡守贾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贾棠修复景贤祠于北门外奇甸书院旧址, 增祀任公伯雨、李公光、李公纲三人^[12], 并将历代被贬名贤定位为“劝勉天子的国家楷模”。光绪十五年(1889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授意巡道朱采修复苏轼遗迹, 筹款建祠, 并多建一院祀历代谪琼名贤。朱采选苏公祠西面, 高筑海南第一楼, 祀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李光五公于楼上, 与贾棠之举呼应, 五公祠所在地才始有“五公祠”之名。

民国四年(1915年)初夏, 道尹朱为潮捐廉倡修, 集官绅商民捐银数千元重修, 祠宇焕然一新; 并移伏波祠于苏祠东边, 旧时龙王庙、风神庙已经毁折者, 辟其地添建粟泉亭、洗心轩, 叠石成峰, 石洞、莲池左右飞峙, 名为琼园, 尽复前贤名胜^[13]。可以发现, 朱氏的这次工程杜绝了五公祠宗教信仰的倾向性, 将祭祀对象限定为五公、二苏及两位伏波将军, 使得五公祠的组成要素从具有多重宗教信仰的庙、楼、祠、轩, 转变为单独祭祀儒学框架下社会榜样的祠、园。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郭如璋重修琼园并题额留存至今, 对琼园的布局影响至深。而现今的五公祠则离不开1984年与1992—1996年的2次修复工作, 这使得五公祠回归到明清之际的多重“祠—庙—园”状态。纵观五公祠及琼园的建设历程, 简略呈现为“泉(饮用)—亭(游观)—院(读书)—庵(修佛)—祠(纪念)—庙(求安)—楼(表彰)—轩(重农)—园”的功能变迁线索, 是由单一空间向多义复合型空间发展的过程。因此, 琼园的诞生与变迁既离不开对泉的使用与升华, 也跳脱不出庵、院、祠、庙等建筑的影响。

朱氏初建时期(琼园初创期)、郭氏重修时期(琼园微调期)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复时期(琼园复建期)的园林布局有助于理解不同时代发生在琼园中的活动, 以及琼园的功能属性。通过口述访谈、历史材料和老照片获取关键信息, 将五公祠现状平面与新老地图进行比对, 进行不同时期

① 本文主要使用但不限于以下4个数据库: 1)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限公司建立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 2) 由上海图书馆建立的“全国报刊索引——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 3)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限公司建立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 4) 由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建立的“中国近代报纸库——申报(1872—1949)”。

的布局结构复原。虽然在“山水石屋木”等园林要素上难以再现前两个时期的状态,但仍可为探析琼园的造园手法与意匠提供证据。

2 琼园初创期布局功能与意匠分析

2.1 曾经存在的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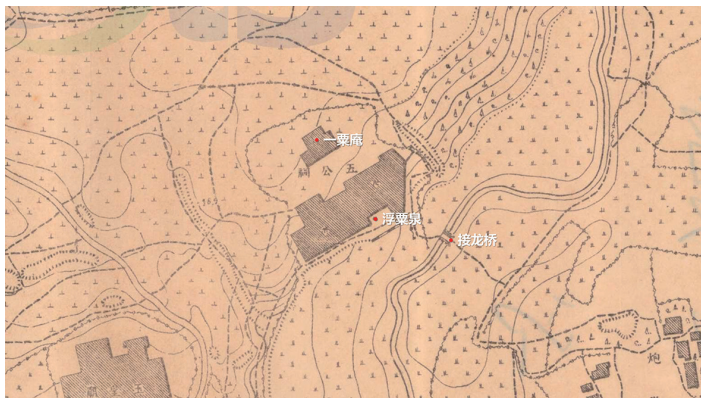
在广东省陆军测量局测绘的《广东省琼崖道琼山县城地图》(1912年测图,1920年7月再制版,比例尺为1:5000)中,五公祠建筑群分为南北2个部分,界桩范围囊括了现今的部分海府路、流芳路路段及金鹿花园小区(图2):南面建筑群东西向跨度约145 m,南北向跨度约65 m,南面建筑群应为目前“三祠一园”,北面建筑推测为光绪年间重修的一粟庵。最重要的是,建筑群之外的东南方有一“井”字,疑为浮粟泉。1936年第14期《非非画报》刊登的一张五公祠南面北望的横幅照片显示,当时的浮粟泉确实处于五公祠建筑群之外。图像右侧清晰地展现了琼园南侧围墙及大门的位置比现今范围更加靠后,完全不包含浮粟泉(图3)。这面围墙也与1932年出版的《海南岛旅行记》^[14]中由黄剑豪拍摄的《东坡读书处》,以及1934年第13期《大众画报》中由陈曷德拍摄的《五公祠内浮粟泉》相对应(图4)。以上材料说明,至少在1936年前,琼园的南侧围墙是处于浮粟泉北面的台阶之上。

2.2 重赋“洗心”内涵

时任文昌知事高桂馨在《重修五公祠碑文》中阐述朱氏造园与“双泉”在名称与内涵上均有联系:“(琼园)名其亭曰‘粟泉’,有重农务本之意焉,名其轩曰‘洗心’,有洁己爱民之意焉。虽因园下有浮粟、洗心两泉,名以纪实,而慈祥恺悌之雅怀,已有流露于其间。”^[15]浮粟泉能保持原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来历与水质,以及民众对其饮用和灌溉功能的依赖。其至今保留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府叶氏题名。相较而言,洗心泉易被忽视,数次湮灭。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贾棠在重建用于接郡城龙脉的接龙桥时,首次发掘“洗心”一泉,清冽不竭^{[11]89},该泉被后人认为是“双泉”之一的“浊”泉;乾隆五十八年,知府叶汝兰以“洗心”为名,建亭在金粟庵前,与观稼亭相通;直到朱氏琼园建立后,五公祠所在地才第3次出现以“洗心”一词为名的园林建筑。若按“两泉相去咫尺”描述,对比图2中接龙桥位置,洗心泉与浮粟泉相距约100 m,显然与“桥下”不符。即使考虑200年间河道因水流冲刷而位置变化,美舍河也不可能流经浮粟泉北面、穿过五公祠建筑群所在地。这难免让人生疑:贾棠之泉究竟是不是“双泉”之一?洗心之名是否源于清代的内涵重赋?

近代作家夏寿华在《琼游笔记》中记载其1914年游历五公祠的经过,赋诗《访东坡浮粟泉》,批评了军阀混战引发的社会动荡及环境破败,“清心证流泉,澹然吾道光……有泉不洗心,空负此汤汤”^[16]。这说明“洗心”之名实源自改良社会,重塑道德的期望。就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只有重新树立榜样,修正民众认知,才能建立从“泉眼之味”到

“民众之心”的道德体悟。这无疑和高氏评价朱氏因“双泉”而造园中的“洁己爱民”表述相合。结合府城所处的火山熔岩地貌,以及“洗心”之名仅有的3次出现,进而推测贾棠、叶氏与朱氏的建设本意均出自改良社会和重塑道德的期望,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洗心”之名的借鉴过程与“双泉”的可再造性。因此,贾棠之泉与琼园洗心泉并非同一泉,也不是“双泉”中的“浊”泉。“浊”泉本无名。“洗心”之名源于贾



a. 《广东省琼崖道琼山县城地图》中的五公祠建筑群



b. 五公祠现状 (2024年)

图2 五公祠新老地图比对

Fig.2 Compariso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and current maps of Five Ancestral Temple



图3 1936年五公祠南侧北望照片

Fig.3 South-to-north view of Five Ancestral Temple's southern section, 1936

棠，后由叶氏借鉴、朱氏承续。在朱氏建造琼园时，重新疏浚并命名“洗心”的“浊”泉也不一定是苏东坡当年凿出的“双泉”之一。

2.3 琼园初创期的教化空间

黄珍吾在《景贤录》^[17]中论及其弱冠就读于郡城中学，经常跟随老师游赏五公祠、苏公祠与邱、海两公祠，见贤思齐，景仰先民之伟大，从而参加革命，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因公回琼，得耆绅黄醒农五公祠志略，故而增编。书中的《五公祠长歌行》记载了琼园面貌，“楼外隙地数百弓，园林点缀各西东，非胸有丘壑，安能如行山阴道上其景层出而不穷。绥丰粟如泉（粟泉亭），能游便是仙（游仙洞），心洗纤尘绝（洗心轩），羡鱼不临渊（鲤化池）^[17]”，补齐了《民国琼山县志》中缺失的园内景点名称，即可复原琼园初创期布局结构（图5）。由此发现围墙的存在不仅起到了分隔双泉的作用，还围合出了独立于浮粟泉、五公祠、苏公祠、两伏波庙的静谧空间。

浮粟泉在苏轼初凿之时就主要为民众提供水源，长久以来，已经成为公共打水地，势必人流嘈杂，喧闹不休。加之“井泉龙神^[9]”的地域信仰（图4-b中的草体大字“神龙”碑即明证），以及在琼园基址原有的龙神庙，可见彼时海口琼山府城的传统民俗对见贤思齐的祭祀怀古活动还是有极大冲击。因此，朱氏利用围墙分隔双泉，依附

逐渐北向上升的地形，造就出琼园初创期静谧的空间，一方面形成由苦涩的洗心泉出发，结合道德教化功能，具体到点景题名的在地性造园逻辑，目的是让游人体悟景观背后的深意；另一方面建立琼园游赏与五公祠、苏公祠、两伏波庙中祭祀怀古活动的联系，目的是让游人基于先贤事迹，形成对自我的批判，进而找到人生方向。这与朱氏撰写的“人亦视树立如何，错节盘根，志在唐宋两朝以外；我岂徒游观而设，移风易俗，化开琼崖全岛之光^{[11][27]}”楹联相互呼应。同时，这也表示朱氏再造五公祠格局后，琼园并不是依附于祠堂、进而园林化形成的祠堂园林，而是与三祠地位相当的公共园林，且其教化功能属性远大于游赏功能。

3 琼园微调期布局功能与意匠分析

现琼园大门位于浮粟泉东南侧围墙处，上有题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昌江郭如璋重修”。此次重修距琼园初创23年。期间定有战乱的破坏，但根据数据库各类游记及新闻的表述（表1），郭氏的重修向南拓宽了琼园的范围，将浮粟泉纳入进来，体现了海南自1932年以来日益上升的公园游赏功能需求。

从以上游记描述中可以看出，郭氏重修时期前后的琼园游人如织，布局除了没有现今的佛祖庙、五公庙与碑廊之外，亭轩建筑、石洞假山与今

无异。园中水池被王天纵细致描绘，种植荷花，景色优美。表1中的多篇文献也记述浮粟泉水清冽，可饮用或做豆腐；洗心泉水虽清，却只堪洗濯，说明彼时双泉水源仍然富足。

在浮粟泉1941年的历史照片中，1936年存在的围墙已然不见，浮粟泉碑刻和泉周砌石与从前一致。结合郭氏的题刻和日占之前五公祠游赏的热闹场面，推测郭氏将琼园的围墙南拓至现今位置，目的是强化琼园的游赏功能，使其更适合游人小憩避暑、凭栏远眺、饮水泡茶，甚至能让民众采浮粟泉水加工日常食品；同时将游赏活动与五公祠、苏公祠与两伏波庙见贤思齐的祭祀怀古活动独立开来。琼园俨然成为一座以游览功能为主的小型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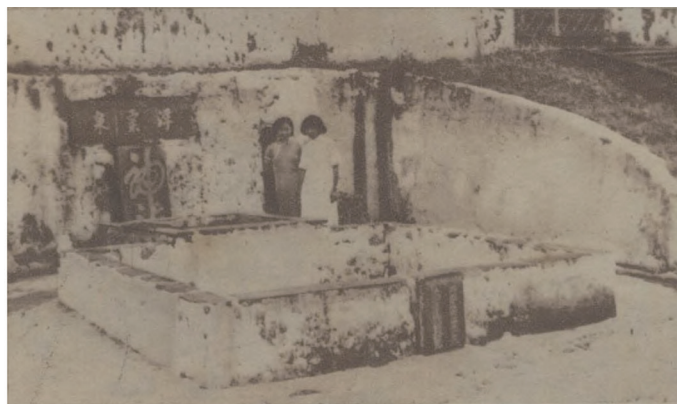
4 琼园复建期布局功能与意匠分析

4.1 海南建省背景下的琼园北扩

琼园复建期指20世纪80—90年代修复时期。1984年，五公祠管理处按照损坏建筑基址进行修复与重建。据原海口市博物馆馆长羊文灿口述，琼园有2项突出工程：一是时任管理处员工的画家李兴蛟、蒙发祥及石工谢春雷在游仙洞原址处，仿原貌重建了规模更大、工序更为复杂的假山石洞，即为今存游仙洞；二是在洗心轩后侧坡地上，利用1983年北移腾退的宿舍生活区，陆续建立佛祖庙（时名龙王庙）与五公庙（时名风神庙）。



a. 《东坡读书处》



b. 《五公祠内浮粟泉》

图4 围墙历史照片

Fig.4 Archival photographs of the wa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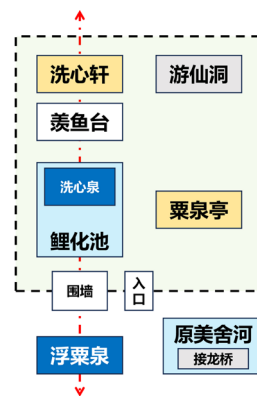


图5 琼园初创期布局结构

Fig.5 Layout of Qiongzhu

Garden in its initial phase

目前五公祠“三祠一园”格局东西向跨度为 125.33 m，南北向跨度为 82.089 m，包括五公祠、苏公祠、两伏波庙和琼园（图 6）。五公祠管理处在复建期将琼园北扩，佛祖庙与五公庙南北向的跨度约为 17 m，正好为现今测绘平面与《广东省琼崖道琼山县城地图》的南北向跨度差值。1988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为了提升城市的形象与历史厚度，五公祠管理处在 1992—1996 年更改了周边出入交通，拆除了 1934 年由陈汉光建造的大门并重建，在两伏波庙院落与琼园相接处建造碑廊，修缮建筑群，进而申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2 功能转变下教化空间的隐匿

初创期的琼园是与三祠地位相当的公共园林，教化民众“去势利，近道德”的功能先于游赏。到了微调期，围墙的拆除与浮粟泉的纳入衍生了泡茶、饮食等一系列休闲活动，虽强化了琼园的游赏功能，让其以小型公园的姿态更加独立，却削弱了空间中的教化本意，让人忽视了琼园的精神内涵。琼园的复建期正逢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五公祠作为首屈一指的文化遗产，肩负着传承和发扬琼郡地域精神的使命，而其“祠－庙－园”的布局结构给五公祠管理处带来了二元发展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护“三祠一园”建成遗产的真实性，

表 1 1932—1947 年琼园相关游记及新闻记述
Tab.1 Historical travelogues and newspaper records of Qiong Garden from 1932 to 1947

时间	名称	作者	内容
1932	《海南岛旅行记》	田曙岚	“两伏波祠前为洞酌亭；祠左为粟泉亭；再进为洗心轩：皆清雅宜人；且有花木之胜。洗心轩之后有游仙洞。洞非出自天然，而系由人工以石块及三合土构成者；颇费匠心。” ^{[14]3-5}
1935	《登海南第一楼记》，发表在《琼崖民国日报》3 月 11 日第 7 版	王鸿兰	“南面孤城，北枕小邱，且有学圃堂在其右，观稼堂、苏公祠、两伏波庙、洗心轩、游仙洞，在其左也。”
1935	《有趣的校外教学》，发表在《琼崖民国日报》7 月 17 日第 7 版	王天纵	“祠中又有一个荷塘，叶子露出水面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间，又有一朵点缀的白花，婀娜地开着，羞涩地打着，荷叶上更有些水点，好像明珠似的。庭中鲜花绿树，处处可人，境地清幽，风景美丽，每逢佳节，游人到此胸襟为之爽快。”
1936	《烟尘漂流记》，发表在《新快报－汉口》2 月 5 日第 4 版	琴樵	“洗心轩畔，有茶藤架，羡鱼台。殿前盆景假山，错综罗列，古树两株，高拂檐际。”
1936	《五公祠游记》，发表在《琼崖民国日报》9 月 18 日第 5 版	林鸿全	“此时日将中，顿觉腹饥，乃取泉于浮粟泉，息于洗心轩，以联为鉴，以泉为饮，泉甘而口鲜，风和而日暖，同游众人，倾心纵谈于此轩之内，旋游游仙洞，游洞毕，刻字于竹：‘同游三五人，跼跼行路上，夕阳笑西山，归来高歌唱。’乃循道而返，为文以记之。”
1936	《海南五公祠》，发表在《国华报》11 月 17 日第 4 版	佚名	“祠前有飞粟洗心泉石莲花诸胜。民四年间，道尹朱为潮当斥资重修，并移伏波祠于其旁。合玻公祠成鼎足势。又建粟泉亭，以供游人休憩。石莲花亦为其所筑。盖以点缀名胜者。二泉水均清冽，尤以飞粟泉为胜。其水常清，汨汨而来，随汲随满，入冬不竭。附近居民，常取作饮料，以制豆腐尤佳、越宿而质味不变。每值春秋佳节，游人至此，辄就井旁掬水引之谓可已烦清趣，故为彼都人士避暑之好去处。”
1937	《琼崖五公祠》，发表在《国华报》6 月 25 日第 4 版	佚名	“又开东边废庙地，添建浮粟亭、洗心轩，叠石成山，挖地为池，左右飞峙。茂林修竹，奇花异木，杂种期间，名曰‘琼园’。其前有东坡之浮粟、洗心二泉。洗心泉只堪洗濯，不能作饮料，浮粟泉泉水清冽，人多吸饮焉。”
1940	《海南五公祠》，发表在《杭州新报》2 月 28 日第 4 版	佚名	“又辟东边废庙地，添建粟泉亭洗心轩，叠石成莲花池，左右飞峙，名曰：‘琼园’。其前有东坡之浮粟洗心二泉，浮粟泉泉水清冽，人多汲食用。每当假期令节，游人如鲫，凭栏远眺，足以游目骋怀，诚胜地也。”
1941	《琼崖散忆》	陈铭章	“（十三）琼园 二亭相去咫尺，款式不同，正如‘二泉相去咫尺，味却不同’一样。亭轩里悬着联话甚多。又有用三合土和石块构造的假山，名为‘游仙洞’，位置在浮粟亭和洗心轩之间。环境幽雅，且由修竹花木之胜，一年四季，无绝游人足迹。” ^[18]
1947	《海南第一名胜：游五公祠记（上）》，发表在《琼崖民国日报》1 月 6 日第 4 版	荒蔓	“两伏波庙在苏公祠的隔壁，地方清洁，内点缀着有最近用土敏土造的石桌石凳，便利游人座谈。洞酌亭现在只有一个匾额，和一个简单的屋宇，此外四壁萧条。洗心轩，轩内亦无其它设备，不过轩侧有一个石洞点缀得好看。琼园内种有不少美丽的花木，内有一个浮粟泉。泉不深，水很清，味甘冽。”
1947	《海南第一名胜：游五公祠记（下）》，发表在《琼崖民国日报》1 月 7 日第 4 版	荒蔓	“（五）洗心轩 道尹朱为潮，既建筑‘琼园’及‘粟泉亭’，又建此轩，以备游人小憩。园中遍植花木，斗艳争奇，石洞荷池，左右对峙，风景幽雅，不啻别有洞天，可以涤人俗肠。乾隆年间曾建洗心亭在浮粟泉上面，今已无存，而此轩的建筑，以係以洗心石为名，可见景物移人，古今一致呀。”

另一方面又需要为全省各类别的文物提供展陈空间。在这样的文旅功能导向下，管理处反复论证琼园水池重建问题，先于洗心轩南侧、浮粟泉北侧、粟泉亭东侧地块凿圆池，后因不便水质管理、影响园内交通和人群疏散而填平圆池（图7）。随着鲤化池被填平，琼园的教化功能便跟着洗心泉的再度湮灭而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

4.3 文博游线与祠堂园林

五公祠管理处隶属文博体系，故琼园的复建工作始终在以文物保护为首要任务、文物参观为次要任务的宗旨下进行，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 作为海口府城为数不多未消逝的古迹群，五公祠收留了国家一级文物天宁寺宋代铜佛^[19]、玉皇庙宋徽宗御书《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以及大炮、石塔、石雕、各类碑刻等多种类、多级别文物。文物展陈需要空间与游线设计，为了避免人群聚集，管理处将各级文物分开放置于不同的院落，这使得琼园布局内涵被参观序列所淡化。2) 慕名而来的游客保留有烧香祭拜的习惯，故管理处只在新建的五公庙处设置香火台统一管理，从而避免人群在海南第一楼聚集产生危险。这使得琼园的功能属性被人为固化，彻底成为海南第一楼等西侧院落的附庸。粟泉亭也被长期作为售卖小商品的商店。

综上，“琼园作为祠堂附属园林”的印象与复建期布局紧密相关。琼园承载文旅功能末端中的烧香、售卖等活动，只是游客文物游览路线收尾的休憩、探奇之地，并未在“三祠一园”的格局中受到重视，也就导致前人对造园手法与意匠的分析浮于表面。

5 琼郡地舆的在地性教化空间重塑

5.1 心性哲学与近代中国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体化的3个层次，儒家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上、中、下3个层次权威的合法性来源^[20]。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晚清政府在内外危机的综合影响下，利用事功化程朱理学镇压了全国各大农民起义、兴办洋务运动，虽然获得了“同治中兴”的成功，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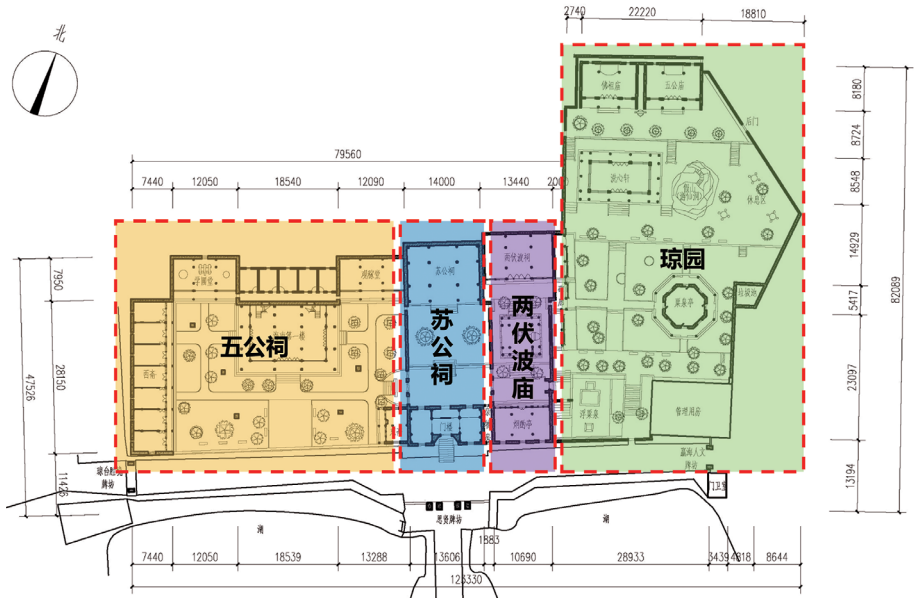


图6 五公祠现状平面图
Fig.6 The current plan of Five Ancestral Te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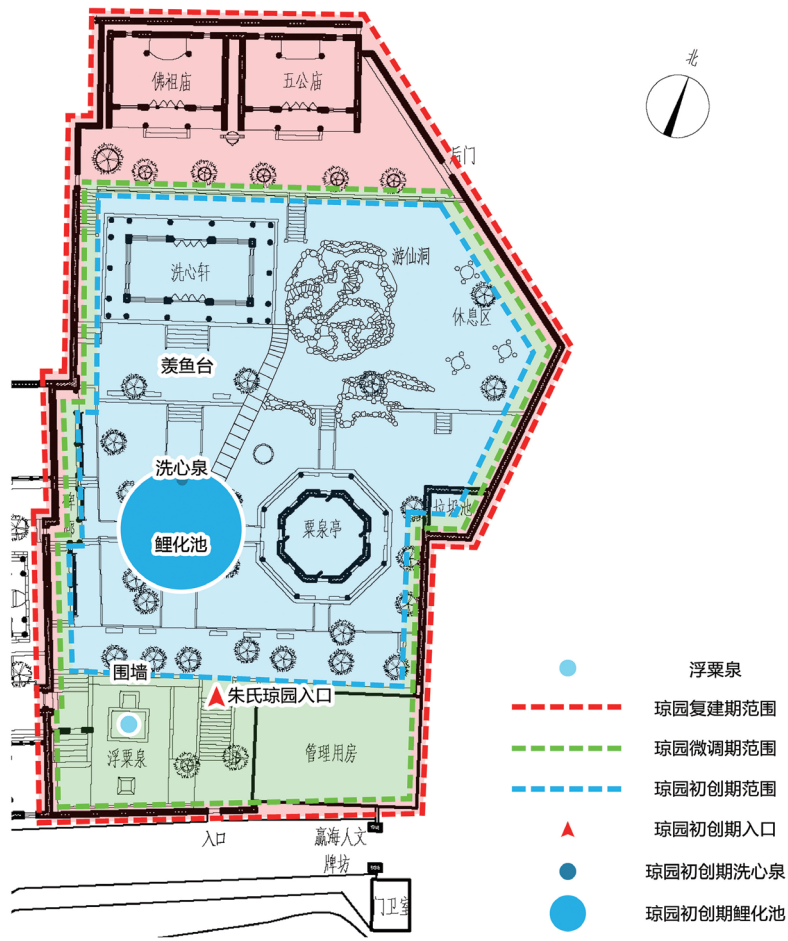


图7 琼园3个时期空间范围与布局结构
Fig.7 Comparative spatial layout of Qiong Garden across three phases

进一步号召“乡绅进城”、成立谘议体制等改革,反而直接导致一体化结构上下层断裂,大一统国家学说被西方宪政与中国本土的“绅士公共空间”取代,地方自治兴起^[21]。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废除,传统一体化结构下层无法通过长期学习的儒家意识形态进军中上层,城市原有的教化空间就不再具备正当性,进而被管理者漠然视之、任其荒废。这也是辛亥革命之后,朱氏一度归里隐居的根本原因: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使得传统儒家思想并无用武之地。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教化空间是传播、发扬儒学观念的载体,至宋代已下移贴近百姓日常生活,通常以名贤祠庙与园圃、名贤遗迹景点、复合式景区等形态出现,更是“君权神授”威权式教化机制的重要补充^[22]。然而,自废除科举制到朱氏再造五公祠,儒家一体化结构破坏后的城乡公共空间处于教化的真空状态有10年,失败后的事功化程朱理学裂变为追势逐利。南北对峙,军阀割据,地方动乱,官员更换,势如轮转。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致良知”的陆王心学重新受到各地自治管理者的重视。例如山西太原成立的洗心社,无锡梅园中建立的天心台、洗心泉,以及长沙扩建的天心公园等。园林景观“保民生”“开民智”“兴风物”的作用与重塑教化空间的必要性逐渐凸显。

故《重修五公祠碑文》开篇就表明“今日欧风东渐,世界潮流已如江河之日下,莫不鄙道德为迂谈,以势利相争竞,几成举国若狂之态^[15]”。海南孤悬海外,历代均属流放之地。直到唐代,才因琼山府城南面的白石山风貌,从“珠崖”得名“琼崖”。民国四年(1915年),再度出山的朱氏从粤海道抵琼接任琼崖道,是当年第三任管理者。与前任王寿民、郑火等不同的是,朱氏并不认为琼地民风彪悍、不服管教,反而挑起了琼崖地舆的文化重任,通过再造五公祠,站在国家边缘回应中心,将先贤卓然不朽之道德与华夏永古之山河并著,将贬谪文化中坚持操守的精神与地域自然要素(苦涩泉水)、道德追求(美玉之称)相互绑定。琼园以海南简称命名,在景观表象下隐藏着再造道德社会的构想:朱氏利用难以下咽的洗心泉水,与心性哲学互相呼应,来弥补清末民初儒家一体化结构破坏后处于真空地带的社会思想,反映出其对海南在地性教化空间的重塑。

5.2 儒道互补与进取心态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是汉代大儒董仲舒为汉武帝刘彻提意见改良秦朝旧制所举《淮南子》之例。朱氏取“羡鱼”二字,做洗心轩前平台,临观鲤化池,实为表达自己倾心尝试改革清代旧制,不再以遗民身份自居,积极进取建立民国初年海南地方新气象之意,希望琼岛发展如同跃龙门般腾飞,进而可以推广至国家层面。这也表明,琼园作为公共园林概念下的传统教化空间,其教化重心不再是君权至上的家国同构,而是个人、地方、国家应该何去何从,如何建立适应世界变局的新观念和新制度。这在景观表象上呈现为大门与围墙建筑的西化:琼园主体建筑洗心轩与海南第一楼屋顶等级相同,均为歇山顶,且有回廊,开敞舒展;但细致观察可发现,在图3画面右侧的琼园南面围墙采用简洁柱列相

接的方式,入口呈拱形,柱头明显为西式。这与1934年由陈汉光建造的五公祠大门相类似(图8),体现了当时的五公祠与琼园并非完全传统,在外部形象展示方面紧跟潮流,大胆使用西式风格,与建筑群内部的中式传统形成对比。

再造五公祠的工程与羡鱼台、游仙洞2处景点也存在关联。郭璞《游仙诗十九首·其八》最后一句为“希贤宜励德,羡鱼当结网^[23]”,与重新树立五公、苏公与伏波将军为社会榜样相对应。朱氏不仅要恢复民众对名贤武将的崇拜,还根据他们的典故从故乡情感及地方精神角度培养民众的个人认同,使之意识到海南岛的海防大事对于全国疆域的重要性,呼吁其追寻“洗心去欲,重拾道德”的终极目标。

所以,“游仙”一词并不完全来源于海南宋代道士刘通的“仙游洞”诗句,而是反映了朱氏儒道互补的思想,以及积极参与社会结构重塑的进取心态。游仙洞提供了心性哲学中静定的场所,与当时洞外南侧的花木栽植相呼应。羊文灿口述20世纪50年代琼园东侧存有茂密竹林。不同于朱氏前任官员像走马灯般轮换,朱氏继任不到一年半,克服万难,使得府城百废待兴、百姓乐业。近代学者田曙岚在五公祠中见有楹联:“奇才因嫉妒以弥彰,此日凭吊古今,无怪藩镇乱唐,金人亡宋;名节经折磨而大著,及时立功中外,那怕欧风震地,亚雨漫天”^{[14]3-5}。不同于处于清代盛世的贾棠与叶氏,处于民初的朱氏并不是单纯地修复文物古迹,而是通过再造五公祠,借用琼园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6 结论

从琼园初创期造园手法和意匠来看,朱氏无疑是主要的策划者和设计师。琼园占地虽小,却是海南园林发展谱系中现存最早的民国实例。其运用园林要素组成在地性教化空间



图8 陈汉光建造的五公祠大门

Fig.8 Main gate of the Five Ancestral Temple constructed by Chen Hanguang

的手法虽显质朴，但体现的抽象精神却显现出琼岛的高尚和伟大。琼园虽有意分隔心性哲学与民俗信仰，但在空间上仍属开放和包容，留出吸引民众体验、思考与感悟的通道，这与唐宋时期岭南州府园林在“公共性”^[24]上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中国古典园林体系下公共园林特征。城市园林遗产的价值并不在于外在之形原封不动的保留，而在于内在含义长久的传递与新释。伴随着时代和海南城市的发展，琼园与五公祠也在不断地迭代与变迁，周而复始地服务着民众及游客。相较初创期而言，微调期和复建期的琼园就是结合不同时代园林观念与功能需求，而被重新构建出来的新产物，也被赋予了新的定性与意义。

本文将琼园从五公祠中抽离出来进行单独研究，改变了琼园固有的附属印象；分析其造园手法与意匠，重新发掘了海南历史长河中曾拥有的景观意向、环境智慧、民俗传统以及思想光辉。但由于目前缺乏游仙洞、鲤化池及洗心泉等景点的直接图像依据和遗址挖掘辨析，本文对琼园初创期平面布局复原工作只停留在空间结构阶段，未能以准确复原图的形式呈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致谢：感谢羊文灿先生为本文历史材料收集提供的帮助。

注：图2-a来源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资讯数位典藏计划-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图2-b来自谷歌地球；图3来自《非非画报》1936年第14期P15；图4-a来自参考文献[14]扉页；图4-b和图8来自《大众画报》1934年第13期P21；图6底图由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测量、绘制、提供；图7底图由作者重新测绘现今游仙洞假山及周边蹬道后，在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测量平面基础上改绘而成；其余为作者自绘自摄。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海口文史资料 第2辑[M]. 海口：政协海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121-133.
- [2] 刘庭风. 岭南园林之十一——海南园林[J]. 园林，2003，20（11）：4，22.
- [3] 陆琦. 海南五公祠[J]. 广东园林，2010，32（6）：77-93.
- [4] 刘慧，孟城玉，裴保杰，等. 海南五公祠园林艺术探析[J]. 海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2（2）：178-185.
- [5] 刘慧. 海南五公祠园林景观研究[D]. 海口：海南大学，2014.
- [6] 许家瑞，周娇清，林凌子，等. 海口琼山府城公共园林发展演变初探[J]. 广东园林，2016，38（6）：28-34.
- [7] 周向频，刘曦婷. 遗产保护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公共园林谱系研究：方法与应用[J]. 风景园林，2014，21（4）：60-65.
- [8]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1.
- [9] 王琛发. 因井有市：海南省海口府城的井泉龙神信俗——源自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代海南文化遗产[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5）：70-82.
- [10] 陈楚琳，黄文明，石磊，等. 海口市羊山地区乡村聚落林地——湿地景观格局演变分析[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20，40（2）：131-141.
- [11] 朱为潮，主修. 李熙，王国宪，总纂. 民国琼山县志：第1册[M]. 邓玲，邓红，点校.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 [12] 萧应植，修. 陈景埏，纂. 乾隆琼州府志：上[M]. 赵华富，点校.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260.

- [13] 朱为潮，主修. 李熙，王国宪，总纂. 民国琼山县志：第2册[M]. 邓玲，邓红，点校.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715.
- [14] 田曙岚. 海南岛旅行记[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
- [15] 朱为潮，主修. 李熙，王国宪，总纂. 民国琼山县志：第3册[M]. 邓玲，邓红，点校.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106-1108.
- [16] 胡传，田曙岚，黄强，等. 近现代琼崖旅行记四种[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34-35.
- [17] 黄珍吾. 景贤录[M]. 北京：公私合营中春原明联合书店，1947：114.
- [18] 陈铭章. 琼崖散忆[M]. 昆明：滇南堂，1941：21.
- [19] 阎道衡，羊文灿. 见证千年：海南五公祠研究[M]. 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213.
- [20] 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7.
- [21] 许家瑞. 湖山家国-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民国无锡园林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22.
- [22] 毛华松，屈婧雅. 空间、仪式与集体记忆——宋代公共园林教化空间的类型与活动研究[J]. 中国园林，2017，33（12）：104-108.
- [23] 谢明辉. 中唐诗人与山水诗创作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50.
- [24] 林广臻，陆琦，刘管平. 唐宋岭南州府园林的公共性探析[J]. 风景园林，2018，25（7）：107-111.

作者简介：

许家瑞/1991年生/男/湖北宜昌人/博士/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海口571127）/讲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陈小锋/1977年生/男/海南万宁人/本科/海口市五公祠管理处（海口571100）/助理馆员/专业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

汪耀龙/1990年生/男/甘肃天水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192）/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园林室外热舒适

许先升（*通信作者）/1965年生/男/广东汕头人/博士/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海口570228）/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历史理论/E-mail: xxs918@163.com